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南国红高粱

□吴景姪

1

一直觉得红高粱是离我十分遥远的一种粮食作物。有多远呢？感到它就是生长在小说、诗歌或电影里，是味道清新、沁人心脾的一堆词，或是高人云天、猎猎飞舞的旗。而且，我还强烈地认为红高粱是属于中国北方的，充满男性的全部特征，高大、生猛、粗犷。

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缘于当年被张艺谋那部电影《红高粱》魔住，以至于觉得这种农作物浑身上下都是在讲述中国北方的历史和乡村史；更缘于当年也是青春四溢的我，坐火车在大东北的田野间穿行，被真实中那满山遍野的红高粱所震撼。那是秋天的某个清晨，火车吐出的浓厚白雾被汹涌而来的初阳一扫而光，澄明的世界忽然降临，我发现车窗外竟站着望不到尽头的红高粱。恍惚间它们是簇拥着铁轨形成的红色隧道，火车几乎擦着它们的身子在咔嚓咔嚓行驶着，生怕扰乱它们的队列。

它们站得像士兵一样笔直挺拔，长长的穗子虽然已弯成了一把把新镰，仍让人感到它会猛然抬起头，杀一个回马枪，因为阳光正好打在头顶上，让它们像盔甲一样发出刺眼的光。那一瞬，我更确定这种作物的神性来自它们有着父兄一样的形象，来自它们对弱小事物的保护性以及那种赴汤蹈火的气势。

2

所以，那天，在大足回龙镇的路口，一回头看到那个如同陨石一般插在土地上的大酒罐

雕塑时，我着实吃了一惊！

那个大酒罐恐怕是借用了天神的手才能把自己放置成那样倾斜的角度，赭黄色的身体上写着六个红色的大字：高粱酒回龙缘。它让我想起云南大山里某些村落，总会有一棵耸入天际的大树带你回家。而这里多有趣，有一个像大鸟般飞舞着的酒罐子在带我们回家。我仿佛已嗅到空气中浓浓的高粱酒香，走起路来立马就有几分飘浮。

其实，这还是暮春时节，当万亩油菜籽完成生育女大产后，才会是纤细的高粱苗栽种在这里的大田或陡坡间的时候。待到八月，这里便是万亩红色的辽阔！

奇怪，还隔着好几个月呢，我分明已嗅到空气中红高粱的清香和高粱酒的醇香，因为红高粱的无处不在！在骑胜村的“农耕文化展示厅”，我看到一束束的红高粱穗子倒挂在屋檐下，像一些来自岁月深处的花。比起北方的同类，它们的身型要短小纤细些，颜色也更接近泥土，但一点也不影响其果实的硕大饱满。透过它们，去看远处蜿蜒起伏的青黛山岭和被烟云笼罩的田野，似乎真是听到龙回头呼呼的声响。

这就是故园的模样，庄稼地头有忙碌的身影，宽绰的院坝有闲坐聊天的老人，池塘枯荷间会钻出几只灰鸭或白鹅。但我知道仅仅这些还不是回龙镇要给我们展现的，一路走过来，回龙镇不断在给我们开着盲盒：设施现代的篮球场，彩色的塑胶跑道，站在开满鲜花的山堡上的精巧小民宿……让人好生疑惑：这里究竟是城市还是乡村？是公园还是山野？

而挂在屋檐下的红高粱却像指路的手指，清晰地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乡村，永远会生动丰盈的乡村——

别看展示厅只有几百平方米，它的每一寸

空间都住着这里人们的历史，展示着他们生活过的痕迹，耕读传家、廉耻孝悌；展示着为这片土地和家庭作出奉献、争了光的名人们，其中有孝敬母亲的八姐妹，考入大学朝阳般的学子们，以及带领乡邻振兴村庄的能人。这里就是一部“骑胜村传”或“回龙镇传”，老祖宗们的开拓和如今年轻人的奋斗都历历在目。

细细读它们，便会懂得世世代代喝高粱酒长大的回龙人，禀性中为何那么像南国的红高粱，虽个头不够高大，色泽不够艳红，穗子也不够巨硕，然而一旦成熟为粮，便会谦和地低着头，返回内心，回报土地。他们多么睿智，不但以本土的名人激励后代去成为名人，更把自己在岁月中得到的真知灼见一条条写下来，作为家训、乡训留给后人：“父亲教导我：人无信，则不立……”“做不成大事也不要违法乱纪，踏踏实实也能过好日子”“还记得第一次离开村里外出闯荡时母亲对我说的话，若是闯出了名堂，不要忘了家乡”……

什么叫乡村？乡村就是：即使它已有一些形式在靠近城市，却仍从骨子里保存并坚守着我们这个农耕民族最神秘的生存密码，最本质的精神，最朴实的做人原则，最温暖的文明秩序，依然以四季耕种出的粮食、果蔬、家禽、旷野里清新的风去滋养众多人口的躯体与灵魂。

3

一个以50多度甘醇的高粱酒喂养自己的回龙人，除了会遗传南国高粱那种耐暑抗寒的坚韧斗志、谦和质朴的好脾气外，高粱还会给他们提供怎样的非凡基因？

在攀登回龙镇用粮改成的实景村落剧场的路上，又有人在说杨国良。这个英雄的名字是我这次来大足第一次才听说的。但在人

们的反复提及中，他似乎已成为我从没谋面的亲人，正在山顶等着我。

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英雄儿女》完全是我们教科书级别的电影。它正如那首主题歌所唱的“一道电光裂长空”，激发了我们童年时关于英雄主义的所有认知和情怀。许多孩子的睡梦里都回荡过“风烟滚滚唱英雄”的旋律，白日里更恨不能手上长出一支爆破筒，高喊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然后摧枯拉朽地扑向敌人，把他们变成一片焦土，而我们化为金星永远美丽。英雄“王成”在我们的心目中不但形象高大、英俊，是完美男子的化身，更拥有令我们羡慕不已的人生，短暂却高尚，像泰山一样巍峨。所以，当我听说杨国良便是“王成”的原型之一时，内心有太多的东西被唤醒，又忆起小时候在农村一次次跋山涉水去看《英雄儿女》的露天电影，好几次不慎摔进冬水田，浑身湿透，仍打着冷颤把电影看到黑屏……

墙上的杨国良，浓眉，细长眼，他比我想像的更年轻，有着像高粱一样朴实诚恳的神情。然而70多年前的他，十七八岁便沦为地主的长工，而后又被拉了壮丁。但身处社会底层的他却从不绝望和堕落。他崇敬自己的大足乡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良，便把自己的名字从杨国亮改为杨国良。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后，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他在朝鲜战场给家人写信时这样说：“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祖国的和平、富强，我们一定要打胜仗……”这就是70多年前一位中国小伙子的世界观。

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杨国良被人们称为上甘岭孤胆英雄。当年，在上甘岭战役中，他作为班长奉命率两战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坚持战斗到只剩下他一人。身负重

伤的他，拉响了最后一支爆破筒，与蜂拥而至的敌人同归于尽，年仅24岁。

关于英雄，尽管各个国家、民族因立场不同，给它的定义有所迥别，但核心的东西其实非常一致，那便是无论拥有怎样肤色、语言、文化、习俗的人们都会对勇敢者、坚定者、牺牲者致以敬礼。从某种意义上讲，英雄是一种世界语言，也是一方水土最荣光的代言。

我是在今年春天才知道从小就崇拜的英雄“王成”，竟然是我的老乡，两小时车程便可抵达他的家乡。他的回龙镇老乡、著名诗人红线女曾这样讴歌：“我要把你指认给世界，看那儿——在回龙场，在中国，在你无边的英勇与豪迈中，你的英雄矗立，笔直地矗立……我看见了你的灵魂，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穿过金达莱花的花蕊，回到一株高粱的身体里……老家的高粱，一茬一茬地红了。它们在风中摇曳的样子，像极了我在喊你……”

我也想把手臂举得高高，举过70多年的漫长岁月，去把那个年轻而勇敢的魂灵招回来——他在共和国一段非凡的历史中会以英雄的名义被镌刻在史册里，辉煌，光耀时代。然而他在故乡人的念叨中，就是那个懂事仁义的“三娃子”，是让母亲心尖尖去疼爱着的“三娃子”。

不久前，回龙镇的人们为自己的英雄打造了一部沉浸式舞台剧《高粱红了》，演员从老到少，从主角到配角全是英雄的家乡人。他们热情澎湃，全力以赴，似乎不是在演戏，而是重返英雄的生命历程，再现那些催人泪下的场景。而从他们的眼神、姿态、对话中，你会霎地明白杨国良的视死如归绝非是偶然和个别的，这片土地从不缺乏勇者。红高粱酒一直奔腾在他们的血液中，赐予他们的注定是用之不竭的激情和青春。

那年泮儿高考

□姚明祥

一年一度的高考日期来临，千万家长的心，要蹦出喉咙了！我也想起了几年前泮儿参加高考的情形。

6月7日，天气晴朗，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全家进入了实战状态。平常习惯早起的我，却没有如常起床，生怕自己的如厕洗漱声吵醒泮儿。妻子斜靠床头，一夜无眠，不到7时，也不敢下床走动。她说，没考的人都如此紧张，不晓得参考的孩子有多紧张？我说，没事，一切顺其自然。

妻子已将蛋炒饭端上桌。坐着吃饭，泮儿的一只膝盖不停地上下颤动，脚后跟敲击地面，“笃笃”有声。我说放松些，高考虽是一辈子重要的考试，但今后人生还有许多比高考更重要的“考试”，都要勇于面对，作为男子汉，不要害怕。

“晓得了！”泮儿明显烦我多嘴。

妻子恨我一眼，我溜一边，悄然无趣。这时5岁的幺儿起来了。一向好动的他，默坐沙发上，看着他的哥哥。我趁机教幺儿说，哥哥金榜题名！幺儿怯怯地：“哥哥你金榜题名啥。”泮儿侧脸：“谢谢！”又吃了两口饭，搁下了筷子：“不吃了！”

总共不过几口饭，平时哪吃这么少？我和妻子劝，还早，慢慢再吃点。可泮儿说：“吃不下，不想吃！”我细声说，再怎么也要吃小半碗吧，不吃点，等会心慌。他大声说：“吃多了懒得跑厕所！”我一惊，拉肚子？几时开始拉起的？拉了几次？他说：“没拉几次，只是想拉！”就去厕所蹲了一会。也许精神高度紧张，引起肠胃紊乱

□张绍琴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我和爱人能够步入婚姻的殿堂，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厨艺。

我从小不擅厨艺，最拿手的就是煮番茄鸡蛋面，自认为煮出来的面条色香味俱佳，但迄今为止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可，包括儿子。在他爸爸远行的日子里，我进入厨房，洗手做“羹汤”，当我满怀深情地将一碗溢满爱心的面条端上餐桌，儿子尝第一口便会吐槽：“怎么没有爸爸做得好吃？”

儿子不知道，他爸和我的第一次约会便是吃的一碗面条。当面条端上桌时，我心中

吧？我泡了杯淡茶，让他喝几口，醒脑提神。也不敢多说什么，又怕引起他心烦，连常规的祝福语都没一句。

他背着书包，穿鞋出门了。我也赶忙套鞋追出去。他已下四五步楼梯，回头说：“你不来。”我说我送你。他说不用，仍不停步。儿子个子高，我个矮。儿子在前，标直地走，我在后，驼背地赶。

我追上他，无话找话：“身上有零钱没有？”他头也不回：“考生坐车不要钱。”

站在街边，抬手招了招，驶过的好几辆出租车都没停下，车内都坐满了考生。此处不好超车。泮儿稍停片刻，迈开长腿，往南走，步行几十步，到公交站台。我紧跟过去。公交未到，我有点急了，想拦下同向的私家车。不管认识与否，讲明情况，他们定会乐于相助。正举手间，一辆出租车拐过来主动停在了泮儿身旁。我向师傅抱拳致谢。泮儿随着车流向北考点驶去。我给班主任发微信：孩子已出发。

县城考点设在城北二中。妻子辍学得早，此生没参加过什么考试，对此很新鲜。我虽然参加过高考，那也是几十年前的旧事。这次，泮儿高考，我们决定去现场看看。

上午8时过，我们搭上公交车。乘客们并未热议高考，仿佛司空见惯。临近二中300米处，在主道中央，横着一小牌：高考期间，严禁鸣笛。这才有了高考的肃静气氛。

高考期间的校门口，不同寻常。交警两人一组，站成一排，连成一线，顺着街道中央，指挥过往车辆，慢速行驶。不远处街边，停着警车、消防车、救护车，都严阵以待。学

校大门一侧，搭了几个遮阳棚，几个高考服务站免费提供面包、饮料、矿泉水，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

家长们远远地在考点外围，或翘首以盼，或坐着等待。其实根本看不见自己孩子的考试情况，然而心都与孩子息息相通。姓名写了吗？考号填漏没有？在跑厕所吗？课桌上面握笔的手是否如平常一样“沙沙”听使唤，课桌下面曲起的膝盖是否还在不停地“笃笃”杵地？思路通畅？还是一片迷茫？渴不渴？出没出汗？等等。千言万语，凝集成简单的两个字——担心。

下午我提前20分钟到考点接泮儿。接考场非常壮观，好几辆大型公交车停着，出租车、“高考志愿者”社会服务车辆，双排挤着停靠了一里多长，让人感到温馨无比。

家长们如长颈鹿般引颈企盼，往前直扑，生怕漏看了自己的娃。考生陆续出来了，有扬脸的，有垂头的。有的家长不停地朝学校大门出来的娃挥手：“乖乖，妈在这里！”“幺儿，爸在这哈！”

考生都快出来完了，可我还没接到自己的泮儿。正在疑惑，妻来电话：“泮儿都拢屋了！”那么多学生一时涌出，上了年纪，又近视，难怪看花眼了。

高考期间，作为家长，真的帮不上什么忙，考好考坏，全靠孩子的临场发挥。弄了好吃的，孩子没胃口。担心孩子误时，孩子其实早用手机定了时。家长一心扑在高考上，无心做别样事，只是操心，其实也是瞎操心。

现在回想起来，相信孩子，是家长最该做的吧！

一碗烟火香

暗自嘀咕：这个人怎么如此小气，一碗面条就想定下终身大事，再不济也应该两菜一汤吧？我的心像被泼了一盆冷水，真有拔腿走人的冲动。然而，这样毕竟不太礼貌。我耐着性子开始品尝面条，心想，吃完这碗面，永远不相见。

多年后我仍不得不承认，当时我的吃相应该和“好看”完全搭不上边，更遑论淑女。因为坐在对面的他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不时说上一句：“不急，慢慢吃。”我呼哧呼哧地吸完面条，隐隐感觉到脊背冒出的微汗像下了一场细雨，滋润了干涸已久的身心；又像不经意间一下子打通任督二脉，全身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我用纸巾擦去额前和险脸的汗珠，满意地吐了一口气，

说：“看不出来，你还挺会煮面条的。”

自然，吃完面条的我没有马上走人，当然后来也没有永不再相见，那碗满是人间烟火味的面条让我们的关系峰回路转。

如今，每次下班回家，看到我在厨房颠锅挥勺，灶上烟雾缭绕，香味氤氲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我的心里便会涌起一种叫幸福的東西。

当他将一盆、一碗、一碟沸腾的人间烟火端上桌子，一家人围桌而食，小小的家便有了汪曾祺笔下“家人围坐，灯火可亲，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的美好。

有时外出两三天，我就会想家。我知道，那其实是我的胃，在想念家中的一碗烟火香。

【文艺评论】

文艺赋能，探索传统庄园保护

□郑林

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碧瓦朱甍·诗书画中的江津传统庄园”主题创作展近日在江津博物馆精彩亮相。古朴厚重的建筑风貌、阡陌交通的屋舍田园、穿越古今的历史文脉通过一幅幅文艺作品精美呈现，向观众诉说着江津传统庄园的深厚文化底蕴。

穿过展厅一道素朴的仿古石门，数十幅以江津广袤乡村中遗存的传统庄园为创作主题的诗词、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呈现在观众眼前。“看着这些作品，就想到老家的房子，好多年没有回去了……”展厅中，一名观众在一幅庄园国画作品前久久驻足，感触良多。展览作品之所以能够直抵人心，大概源于人们心底埋藏的浓浓乡愁。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其实大多数时间是农耕文明，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脚下这片土地上，靠着耕种代代繁衍生息，基因里都根植着一个田园梦。当浮华褪尽，乡村的那一方家园，便成为我们内心渴望的一方灵魂栖息之所。

江津区1500余年建邑史的深厚文化积淀，形成数量众多的传统庄园。这些庄园集自然生态、人文习俗、建筑特色等文化元素为一体，成为江津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存在于广大乡村中的传统庄园逐渐没落、闲置，有的甚至面临着消亡的风险。“漫打蛛丝寻旧迹，乡村故事费思量。”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对这些装满乡愁的传统庄园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考题。

通过文艺赋能庄园保护是这次展览的目的之一。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其他地区文化的差别，很多时候能在建筑上得到体现。比如，古典园林就是中国建筑文化和美学思想的杰出代表。而在建筑内部，传统诗书画作品的点缀往往又为建筑增添更多风雅和

韵味，二者相得益彰。

江津传统庄园，大多为明清时期所遗存的、具有典型西南地区建筑风格的传统园林式中式民居，与诗书画艺术精神高度契合。“碧瓦朱甍”创作展期望通过诗词、书法、绘画作品对传统庄园进行采风创作和艺术表达，让传统庄园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得到二次开发和提升。同时，通过展览，致力于建立传统庄园保护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增强社会公众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激发社会各界力量主动参与到传统庄园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来。

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庄园遇到文艺，确能碰撞出灵感的火花。在展览前期采风创作中，油画家漆晓勇被传统庄园的魅力深深吸引，《清源宫祠》《石龙门》等精彩画作在笔下自然流淌而出、熠熠生辉；诗人凌泽欣聊发少年狂，在有着“西南第一庄”之称的会龙庄前即兴吟唱：“落窠荒风旧阁台，开门不见主人来。攀龙附凤终黄土，莫若山花岁岁开。”摄影家王勇毅为了拍好石龙门庄园的全景，多次独自驱车前往，终于等到光影结合的最佳时机。

以管窥豹，本次展览为文艺赋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探索性实践。在我国广袤乡村中，蕴藏着诸如江津传统庄园这样的众多自然、人文资源。传承乡村文脉，留住乡愁记忆，重塑乡村之美，需要进一步加强乡村风貌的保护传承，深入挖掘其中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社会价值，注重艺术元素植入，让传统村落、特色古镇、古建筑等乡村文物“活起来”，让历史悠久的乡村文明展现出永恒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让自然生态之美与文化艺术之美美美与共。

据悉，江津区正在积极研究制定《江津区传统庄园保护利用管理办法》，建立传统庄园保护利用相关体制机制，探索传统庄园保护利用做法。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承载着历史和文化遗产、承载着满满乡愁的传统庄园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塘河廷重祠

（油画）
漆晓勇



庄园（该作品为“碧瓦朱甍·诗书画中的江津传统庄园”主题创作展参展作品）



投稿邮箱:kjwtxz@163.com